

韓非子解詁全書

十七十八

413
841
9



韓子解詰卷之十七

田刊有難勢第四十問辨第四十一問
第四十二定法第四十三說疑第四

十四詭使第
四十五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挹儀甫述

平維貞履信甫

山内鈍君齡甫 全錄

難勢

舊刊有第四十字議難勢賢之輕重偏言勢不言法
故韓子難之勢者非賢則法者雖非賢亦可守矣

原注此篇五反首言賢人必待勢而後行次轉則言勢
必得賢人而後用三轉謂賢勢相反勢治則不肖不能
亂勢亂則賢不能治末又言有勢則中主亦可以馭之
不待賢聖一幹而枝葉扶蘓縱橫變化文既奇偉事理
亦盡先秦之文如此○孫
鑛曰文自奇特且有感慨

慎子曰

史記慎子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
十一篇史記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漢志慎子著

新刊韓非子解詰

卷之十七 難勢

彙國戴原
注為王陽
明說

書四十二篇注先

申韓申韓稱之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

蟻螳同矣

李昉云蟻與蚘字同後漢隗囂傳引慎子蟻螳作蚯蚘神化之物與凡庸等者失勢故也則失

其所乘也故舊刊脫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

肖而能服乎賢者舊刊服乎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

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

智之不足慕也夫努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喻勢位之足恃身不肖

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讀言身為而民不聽至

於南面而王天下今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

眾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莊子說慎到曰棄知去己而緣不

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也荀子云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注齊宣王時處士慎到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

賢不使能之道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

應慎子曰讀答於慎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

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不擇賢而專任增擇讀為釋陳明卿

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

之者龍蛇之材美也舊刊美下今雲感而蟻弗能乘也霧釀

同濃而螳不能遊也夫有威雲濃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蟻螳

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

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

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舊刊有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

字曠函

何以異當

人行

奇一本

隱深曰憤

爲之翼也
喻中字眼

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兩已字之字誤皆指勢言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脫矣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喻奸臣得勢位則必先擇賢人而害之以掩蔽其惡心也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舊刊成作乘增乘乘勢也始一行讀行一事也而身在刑戮矣讀言行之未曾一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高誘曰患害也

廷評未作
未句絕評
林同

提出喻中
字眼

只收一句
總結前意

勢之於治亂本未有位也位者一定之分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以馬喻勢位臧獲王良喻人之賢不肖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治要無位字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治要有銜字以刑罰爲鞭策治要使堯舜御之治要無使字則天下治應王良句意桀紂御之則天下亂應臧獲句意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治要作追遠致速非不知任王良治要作如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治要脫復應之曰讀代慎子而辨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

人之所設
勢兼法度
言

太平御覽
紂不聞有
而字亦生
無亦字

有
三
角
身

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無為

猶無須也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

紂得勢而亂據焦竑本補紂字吾非以堯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

之所得設也一句收結前意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

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

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

也此自然之勢舊刊勢下有也字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

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增吾所謂勢者言人之所得設也則何以

賢為何以明其然也又一轉折過下設喻以辨之客曰山云客曰字恐人

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陷刺而穿之也俄而又譽

應國作有人應之

為名為標

又一轉設問以辨論

一作十

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有應之曰舊刊有應作人應

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

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一曰矛字句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

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

矛盾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

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讀言雖千世一出猶足為比肩

氏春秋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

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齊策千里而有一士是比肩而

立百世而一聖世之治者讀言世之為政者也不絕於中言中材之主

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原注中者中主也上不及堯舜而下亦

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

總指一句
磨驗繳收
上意

奚仲魯般
字

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
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
而亂千也也一作世是猶乘驥駉而分馳也分馳猶背馳也相去亦遠矣
夫棄隱括之法隱括隱括也荀子構木必將待隱括注正曲器也通雅曰荀子隱括之側多曲木採邪者為隱正方者曰括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
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
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
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
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
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

待越人之善海遊者

讀言善遊海者也旧標遊一作浮是已見說林上

以救中國之

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

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甚矣

品彙甚作明評林同

夫良馬固

車五十里而一置

置驛也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

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

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

增案日致計日而致也所謂驚馬十駕則亦及之也

何必待

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

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

內則棗栗飴蜜飴羊之反楚策注米藥所

煎調以餌之吳注小顏急就章注以藥消米取汁而煎之渙弱者為飴形怡怡然

必苦菜亭歷也

旧刊

菜作菜月令苦菜秀又云靡草死注薺葶藶之屬又爾雅葶藶注一名苦薺

此則積辯累辭離理

失術兩末之議也

讀兩末兩端也增案失中也修務訓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

奚可以

苦菜之外
多適口者
何必甘苦
二味而已
言堯桀外
尚有中主
宋一作末

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論一作語

問辨旧刊有四十一字

原注務在破學士之言而伸其刻核之說今按此二句張賓王之說也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辨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增宜去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讀言應接敵人之詐也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

群林不憲法度命令者必禁之便不得行

漸當作斬削也

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

原注漸音尖沒也按顧反也又騶衍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

化索隱曰衍之術皆動入人心見者莫不懼然而遵學者之智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

行旧刊遵作尊是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

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安發殺矢已見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

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

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折儀的則羿逢蒙以五

寸的為巧旧刊作功誤無常則以安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

行不以功用旧刊作公用非為之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安發

之說也是以乱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

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亦見六反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

群林喻觀人之言行而無功用也

一應上

聲當作長以音誤無厚猶無邊也

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捨之行別辯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法術之士不能正辯士之妄言為人主之不用其言也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章彰同莊子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荀子注無厚言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大之極也山云又見呂子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旧刊有第四十二字

徐渠問田鳩漢藝文志云田俅子三篇入墨家本注先韓子古今人表田俅子師古曰俅音求在魏文侯前

曰臣聞養士旧刊作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讀不藉下之力而求遇君也增井子章云不襲下不歷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不以事功而求接見於人主今旧刊作陽

成義渠古今人表載陽成胥渠在扁鵲上叙中中位蓋春秋末人明將也而措於毛伯措

薛林田鳩楚大夫不知何據鳳卿按言智士聖人一見立取將相非有歷下官顯大功而後通教書上

通因也增毛伯當作卒伍俗寫誤也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增關於州部也

吏起至相也讀陽成義渠毛伯公孫亶回州部未詳州部又見五蠹篇顯學篇增陽成義渠燕策陽成燕地燕世家燕將渠諫王喜伐趙疑是燕人姓渠名渠封陽成者公孫亶回無考五蠹州部之吏操官兵顯學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楚策汗明謂春申君曰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注集韻部統也界也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行術之故也旧刊行且足下獨不聞

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亾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率於聲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亾國

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上旧刊無

明主上之備哉堯之於舜尚試之百揆大錄况於其佗乎試明君也之於卒伍州郡而后至將相開國之君皆然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服禮行修行退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問田

至晚近世官使童子誠何心哉

智讀藏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

而殆於軀，何以効之？舊刊効作效，增効白也。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

起而削亂，秦行商君，山云：行如吳語卒伍，既具無以行之之。行注猶用也。而富疆，二子

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

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

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也。原

生作主也。作矣。讀謂吾請論汝也。增戰國時稱學士年長者曰先生。孟子於宋，徑亦爾。山云：孔子柳下惠互以先生相稱。

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

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

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閭上之患禍，必思以齊民

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閭上之患禍，而避乎死

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利身者，字。貪鄙之為也。臣

不忍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讀幸

福我也。增。然有大傷臣之實。殺身為國，幸猶愛也。

定法。舊刊有第四十三字，批本蘇子曰：荀卿欲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譚異論，有以激之。

也。吾於韓子亦云。

原注：申不害相韓，主術。商君相秦，主法。二家之後，遂為韓非也。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

可程也。讀不可，優劣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

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以申商比之，衣食戰

一作于

姦奸通犯也

刑罰當作黃罰
要畧訓申子者韓昭
也地獄民險而外於
大國之間晉國之故
禮未滅韓國之新禮
重出先君之令未收
後君之令又下新故
相反前後相繆百官
皆亂不知所用故刑
名之書生焉
旧刊作利在故新相
反山云宜作則蓋十
申不害使昭侯用術
虽十商君飾其志增
術語法

國之喜尚如此。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

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謀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

所執也。言不可失也。增豪士賦序注引。法者，憲令著於官府。

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人臣之

所師也。旧刊脫。人字。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

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原接上文。不別提。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

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

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延申不害不擅

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道由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以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

昭侯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有法無法，不能以治國。故託萬乘之勤

韓七十年。增合作十七年。韓世家：昭侯八年申子卒，間十五年此。差二年。而不至於

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申不害有術而無法，故韓不治。

山云：勤飾，宜作飭飾。其法同，下有飭令篇。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告，下恐脫。奸字讀三

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彊。旧刊作強。

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彊也。資人臣而已矣。臣因其利十二字

及孝公商君死。山云：商君。事見和氏。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

張儀以秦殉韓魏。山云：殉，宜作殉。營也。增韓策。以楚殉韓，注言以死從之。惠王死，武王

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

勤當作勒
相字衍

攻齊五年

增六國年表秦昭廿二年伐齊次年又破齊廿七年伐齊剛壽范睢傳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

伐齊剛壽欲以廣其陶又昭廿二年封而秦不益尺土之地

魏冉於穰復益封於陶索隱定陶也

增尺土或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

增秦昭四十二年拔韓少曲沃

高平明年拔汾涇明年取南陽明年取十城范睢傳秦封睢

以應號為應侯秦策吳注括地志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後

策應侯失韓之汝南蒲坂圓謂以韓子國策推

之索隱引劉氏云河東東臨晉有應鄉誤也

城其汝南之

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

地則私封立呂子注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

人臣及用其資商君立法自強私室故乘彊秦之資數十年

而不至於帝王者商鞅有法而無法不據上文不勤飾於官

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旧刊別提主用申子之術而官

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申子言又

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

謂過也增言此言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

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安何也言

假耳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

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

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設言以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

成而病不已增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劑藥也旧刊劑而

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

勇力也旧刊也上有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

通評林
師作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

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此篇大意言申商偏于法術故不能善治

說疑舊刊有第四十四字增據下文疑當作擬

原注此篇專論今世之權臣情狀著明心術微暖弒君傾國之由說盡姦臣態度先將自古人臣賢不肖說起陳深曰將言姦臣之事先說賞罰麗明則姦臣退聽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能生功止過者為大大上禁其心是原脫非字今從

賞無功之人罰不幸之民非所謂明也賞罰不當固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

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言俟民有功罪而後乃在於人者也

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明主先民用法故能則賞罰不失落第一等原注功罪在人我無功焉非

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民無

其次禁其言不言姦謀其次禁其事破四擬不假二柄之類今世皆曰尊主

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戰國多虛飾四者皆失真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

必以仁義智能也言假仁義智能之名以濟己專權振威之私此謂姦臣也故有道之主

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增威合作成詭使名之所以成

也地之所以廣戰士也民洽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執

也舊刊作所以執也下同法也者官之所帥也帥率然使郎中日聞道

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讀道乃上文仁義智

能也言近臣聞道為勢而國中倣倣者至易也文有缺誤增道術也言使自近臣以至竟內皆聞術見法者是似難也而非所謂難者也主能執術官能飭法所督者有扈氏古今人表有扈

氏下師古曰即與啓戰于其者有失度謹堯氏共工有孤男三苗有成駒增失

官稱也

推哆考原
國學紀聞

度狐男成增墨子桀洙於推哆大戲疑推哆即侯
駒未聞增桀有侯修增也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

又云推哆大戲手割兕虎指畫殺增紂有崇侯虎晉有狐優施
人按古今人表作雅修叙下中等增紂有崇侯虎晉有狐優施
舊刊無狐字增晉語公之優曰施注施其
名也蒲坂圓曰趙本狐優施狐其姓乎增此六人者亡國之

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增

外貌似小心謹而中心險賊也說苑內實頗諛通險外貌小
謹管子小謹者不大立也與此義異增讀小謹以徵其善言勢
持小節以為己增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增讀言舉往古善禪其主

以集精微增禪當作揮揮牽引也言姦臣巧揮誘其主構設奸
計而精而不顯微而不顯故人不增知落其術中加

之以聲色狗馬盪淫主心不違增札姦增荀子注擅與禪同此
言善擅制其主以集成微密難知之謀也或曰禪當作憚荀
子注更也此言巧換入主意向增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

右之類者也增必多此人增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

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

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

不肖如墨白矣若夫增舊標論古入臣用若夫字說起而斷以

箇若增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替重明董不識

下隨莠光伯夷叔齊增山璠云呂氏春秋堯舜得伯陽續耳

由伯陽注老子也恐誤秦顛頡疑即秦不虛也衛僑如無考

狐不替莊子大宗師作狐不偕重明疑即靈甫也通鑑前編

注引大記舜年二十孝友聞於人有友七人焉雄陶方同續

牙伯陽東不替秦不虛靈甫常輔翼之又陶淵明聖賢群轉

錄載七人與大記同而云為舜七友並為歷山雷澤之游齊

策顏觸曰舜有七友注引淵明集吳注七人又見皇甫謐逸

士傳不替或云不識不虛或云不空尸子無靈甫蒲坂圓曰

此類不可深考或後人所妄造之鳳卿按古今人表作栢陽

師古曰舜之友也見尸子通雅曰續身即續牙舜七友之一

也戰國策顏觸曰舜有七友注七友增維陶方同續牙栢陽東

鳳卿按群
轉錄顛頡
晉文公五
臣之叙此
但失十耳
又周十亂
有太顛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一

不嘗素不虛靈甫也見陶潛聖賢群輔錄尸子止載六人班固人表載五人師古曰素不虛或作秦不守雜陶一作雄陶

此十二人者此十二人皆清介不污之臣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

與之天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讀食穀食祿也夫

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原刊作上雖

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不奉令之民明君亦不得使之此十二人者

舊刊脫人字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評林許由卞隨務光也山璠云疑草莽音

訛增莊子荀子呂覽韓詩外傳鮑焦飭行非世抱木而死不必改字或饑餓於山谷伯夷叔齊或沈

溺於水泉評林秦顛頡孤不替也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評林數人

不仕聖王不得以之為臣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史記

隨季梁左傳桓六年陳泄治左傳宣九年楚申胥強諫無考蓋指數日立於秦廷事見戰國

諸本時作世

策吳子胥史記此六人者輕死之臣皆疾爭疆諫以勝其君言

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合舊刊評林合作勢讀如七十子之服從孔子也一言而不聽

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語當作詭讀以言從之以其威

舊刊無其字讀言抗威以從其語也從繼也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手足

恐首足增要音腰領頸也呂氏春秋要領不屬首足不難為

也增難畏阻意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忍容忍也當今

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舊刊作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

僑如增晉字疑衍蓋叔孫僑如也衛子南勁原脫勁字增周紀周子南君臣贊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

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于魏後惠成如衛命子南勁為侯也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

荼下文云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是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

手足異處見孔子世家注失考

九人專國之臣

准下句法
無白字亦
可

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

內親，下以謀上。舊刊親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

禁之。若夫昏亂之君，恐脫能見之乎？讀言不能若夫后稷、皋

陶、伊尹、周公旦、大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

范蠡、大夫種、逢同。越世家索隱逢同，越大夫。華登，吳語注宋司馬華費

宋而敗，登奔。此十五人者，此十五人皆聖智之臣其為臣也

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原脫白字，荀子正

進善言，通道法。讀言說道術法令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

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

下文作情
舊刊並作
若夫字法

高天泰山之尊。喻處至尊而以其身為當作受下壑谷黼洧

之害。評林深洧之地，讀黼洧，水之渙洧，如黼之大者，增山云

與源委字通。舊刊陳本害作卑，下同。鳳卿按當作黼洧，音委，疑

主有明名，廣譽於國。顯名也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害

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

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括地志滑在洛州緱氏，韋昭云鄭

王孫申。王孫申子陽黨陳公孫寧，儀行父。左傳荆芊尹申亥。芊尹申亥

子楚語，穀陽暨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鄧。芊尹辛

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蒲坂圓曰：案此

與少師並，彼以穀陽伍，必有所指，而韋注引隨少師越種子

卽大夫種，以子呼名者。吳王孫頌。諸本作雄，而墨子與此同

章子盼子，類舊刊作于。吳王孫頌。王應麟云黃池之會，吳晉

淮南子云
鄭子陽剛
毅而好罰
也舍人有
折者則
罪惡誅則
因狗之
驚以殺子
陽此剛猛
之所致也

爭先雄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凶。故呂氏春秋云。晉陽成泄
吳王夫差。淖于王孫雄。太宰嚭。則雄亦嚭之流耳。晉陽成泄
智伯。齊警乃。墨子校注。易牙。通雅云。易牙名巫。見孔穎達左
臣威。齊警乃。刁。貂省文。易牙。傳疏。何子元云。名亞。則牙之轉
音也。巫。又亞之訛。古牙與互通。或音之訛。此十二人者之為
楊子作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即易牙也。其臣也。其字恐行。十二人當作十人。加種于亦止。十一人耳。皆
其臣也。其字恐行。十二人當作十人。加種于亦止。十一人耳。皆
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間其主。退則撓亂百
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
殺眾。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况悖
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
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評林。趙與韓分。西周為二。西周各為
列國也。增威公。西周桓公之子。史無
此事。蓋周室衰。鄭子陽。古今人表。載鄭相駟子陽。在下。蓋
史官失記耳。鄭子陽。古今人表。載鄭相駟子陽。在下。蓋
史官失記耳。

遷評作聖
王明王

子陽之黨。共殺繆公。增參檢。莊子列子及呂子新序。似身殺
鄭君。遇弒。不諡者。故汎論訓注。鄭君也。或曰。鄭之相。身殺
國分為二。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
靈王無道。棄疾入國。為亂。隨亾於荆。吳并於越。智伯滅於晉
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見十過。五公子爭立。增七日。上
合有六十字。史記桓公尸在林
上六十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聖王。迂評
作聖王。而亂主近之。
一本。故至身死國亾。聖王明主。旧刊。作則不然。內舉不避親
作王。外舉不避讐。山云。左傳。襄二
十一年。叔向語。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
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並疑
通。故一舉而能服諸侯。
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見孟子。楚語注。
朱。堯子。封於丹。而舜有商均。楚語。
注。均。均
舜子。封
於商。啓有五觀。楚語注。啓。禹子也。五觀。啓子。太康兄弟。須
洛。洛。洛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五

於洛洎傳曰夏有觀扈見昭元年鳳卿按商有太甲太甲湯
古今人表太康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孫太丁
之子不遵湯法伊尹不能正放之於桐武王有管蔡管蔡文王子周公兄
之所誅者增莊子堯殺其子舜流母弟孟子辨之訛言舊矣
陳深曰自管蔡之外朱均太甲何嘗受誅此戰國
之訛也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亾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
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圯類也類族也堯典方命圯族觀其所
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呂望傳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
中箕子管仲纏纏之誤字林三合繩音墨鵬賦何異糾纏楊
語所云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伊尹寧戚百里奚之倫然而明主不
益其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便亦從而舉之身
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無術以而任之以國

明辨以衆
聞有其字

脩內云人主之患在於信人故小之名卑地削降敵大之國亾身死舊刊
族不明於用臣也此以下方夫無數以度其臣數術也言無
之術舊刊而作者必以衆人之口斷之據舊刊補必字衆之所譽
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陳深曰不以獨斷而隨衆毀
要結左右指姦故爲人臣者破家殘碎音粹貨也世楷本作
而成其亂故爲人臣者臣破家殘碎碎按殘碎猶云破產
賂也內構黨與外接巷族謂巨室以爲譽從山璠云從讀曰
作頌容迂評譽字絕陰約結以相固也相從約虛相與爵祿
句從猶從而悅之從結也以相勸也原脫也字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文田
之喝二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
或曰多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益於迂評於國發聞於主主不
忌字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七十六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六

評脫士

能理其情因以為賢評林使虛譽聞於人彼又使譎詐之士
 外託為諸侯之寵使自外來以貴寵已如燕代愚燕王淖齒
 為秦使者比也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增鎮重也為
 之讀填通填補其空缺以文飾之迂資之以幣帛使諸侯使
 挾而滂說其主見存韓微挾私而公議所議者詭為至公所
 為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原旧注本國左
 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人主眩惑折為此人者或曰者天下
 之賢士也内外字今从迂評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
 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尊當作擗裁抑也禮擗節之擗評林
 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眾又有姦

知刊如作

邪之意則姦人旧刊作臣增姦人之愈反而說之曰原注他
 逢迎者設言黨與之說奸臣如此增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
 即黨與說姦人也按俞恐論及反覆君明王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增言非必生長於幼弱
 及父子曰世兄弟曰及或曰言非成長幼弱之主而輔佐之
 正其昭穆續其業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偏上殺君而求其利也彼曰
 何如其然也尚不敢正言因曰原注黨舜偏堯禹偏舜湯放
 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
 王之情貪得之意也旧刊得下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
 自廣措也言安為之也增管子詭俗異俗大言放行難
 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七

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陳深曰：姦臣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

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史記不載單氏取周壇單氏上

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當作八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蹙

然舉耳以為是也。莊子注：蹙然，疾起兒讀。言竦提其耳以聽也。故內構黨與，外據

巷族。集韻：據，收也。上文作聚。山云：據當作接，見上。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

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易其國。舊刊：驕作矯。讀易去聲。

也。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錯制人主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

也。則不明於擇臣也。陳深曰：主意在此一句。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

十，其臣弑君而舊刊：脫而字取國者眾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

外作者相半也。原本脫然字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

主也。難從外起而身死國亡者，猶為賢坐受劫奪讓其國者也。若夫轉法易位，轉換法制，謂旗幟革

色，損益制度之類，易謂謂臣主易地也。全眾傳國，最其病也。漢魏晉隋唐宋何

哉。人主宜三致意於此，增言難從內起而為姦臣所轉易其法令爵位，舉其國土眾民以傳之者，最其下者也。病言可深

痛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單亡馳騁，撞鐘舞女，皆

樂猶且存也。評林言：能明於臣之所言，則恣欲無不明也。

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或曰：自當趙

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

樂，冬日畢弋，夏浮滌，水嬉也。為長夜，恐脫之飲二字。山本信有

御觴，長夜下畧，飲字是照畧法。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簞灌其口，進退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八

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陳深曰：何至如此？豈有如此而然？敬侯不仁者，蓋欲言其明於任人也。然敬侯饗國數十年。舊刊作享國，史敬侯名章，列侯之子，立十二年卒，無富強，淫侈事。兵不頓於敵

國。國家無事，不為敵國所加兵也。地不虧於四鄰。評林：不為敵國所侵奪也。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君當作群。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

噲召公奭之後也。賢者後亂。地方數千里。國封廣大。持戟數千萬。千當作十。

持戟見孟子。不安子女之樂。子女美也。不聽鐘石之聲。言無好色，意內。

不埶汗池臺榭。評林：埶，開築也。讀不字衍。外不畢七田獵。言不好起土，木荒田獵。又

親操耒耨以修畎畝。躬親勸化農桑。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陳深

日燕噲何嘗如此。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為人臣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評林：多用財貨賂，取左

於君其奸一也。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評林：廣推私恩，小惠以動衆心，使歸附于己，其奸二也。

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評林：連結朋黨，互相標榜，以擅逞名高，其姦三也。

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免恐寬，評林：施恩獄囚而解脫其罪，自作威福者，其姦四也。

有務奉下直曲。讀奉，行民所毀譽，以取媚於下也。恠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

目者。隱居放言，評林：務為異言，異服，左道惑衆者，其姦五也。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

聖主之所禁也。主原作王。去此五者，則躁詐之人。險躁之小人。不敢北

面談立。當作立談，或曰：謂談說立朝也。評林：不敢陳於王前也。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

事猶立也

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

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以法之彼

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適從也讀適主也言不使

疑之事則姦臣無由而得闕伺○又轉到別說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列子注反變也

故曰孽有擬適之子孽齊之類孽庶子也配有擬妻之妾配偶也驪姬之類廷

有擬相之臣寵臣傾政卿旧臣有擬主之寵莽操之類楊升庵外集引作內

有疑妻之妾妾有疑適之子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比今本語勝此四者國之所危也原

四者皆疑物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政政也枝子配適大臣擬主大臣專權

周記曰見穀梁傳僖公九年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

廢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山世瑋曰依篇名擬

當作疑上則上無意下無怪也上下守法四擬不破則損身

滅國矣

詭使旧刊有第

原注詭者相反也謂世主本心欲治而所為常相反也層層覆說皆憤激之詞總為當世尊虛名賤法令破士之懷二心私學議上之法令者一氣說到底文字奇恠不厭重複俞說俞奇○評林歷論治道之得失詳明切當真能發前人所未發乃天下之奇也陳明卿曰能以冒頭主意三語衍成千萬語又無可因之壁壘韓子長技也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

以得民也利之所在民心歸之威者所以行令也威以畏之則民奉令而行名者上

下之所同道也帥之以名上下交趨甚於求利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宜以此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詭使

二十

迂謬命奇

起三柱

物為急務。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賞罰不中。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其所賞罰。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常。舊刊脫。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此句一篇之大綱。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第一。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世人却謂之高士。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貴少之。而簡上不求見者。簡簡傲也。猶小臣稷之於齊桓。評林。徵聘而不就也。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無利無利。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鄉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隱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囚之罪者。俠。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

足以致亂
之道貴而
行之足以
治之而不
行

也。甚其求利也。甚下插。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絕者。焉得無嚴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總收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詭反。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聽從也。而惇慤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寔。寔窮困。能自振。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昏愚無所。敬上畏罪。則謂之怯。柔弱無。言時節。行中適。當其可謂之時。讀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與下文有二心務私學相應。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辭。難字謂之廉。辭。難禁謂之齊。執克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惠非日齊。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七。二五

評險字句

可行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群謂之師徒，閑靜

安居謂之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敏疾於險躁，佻及覆謂之

智，增佻偷通，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類似也，猶贗也，類名

非，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言大不副行事，而不可

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也，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

也，勝象，下之漸行如此，下民之風尚漸靡如此，入則亂民，居鄉

出則不使也，出仕背使令也，上宜禁其故，滅其迹而不止也

又從而尊之，故亦，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是教下之人亂上

凡上，脫上字，評林，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一字句下

層，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安靜之而躁險讒諛者任，被任用也

同讀險字，立心姦險，言語反覆

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彼智傾覆者，使

覆者，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巖居非世

者，顯，却顯名，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

繡刻畫為末作者，富，織細奇工者，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

廣者，戰士也，今死戰之孤，舊刊作死士與事通，饑餓乞於道

不，祿，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受賞者，賞祿所以盡民力

易下死也，易代也，言賞祿以易民命也，難一云，臣盡死，今戰

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評林，霑，足也，詩，而下筮視手理狐

蟲，山世璠云，左傳，僖十五年，夫狐蟲必其名也，增，蟲，即古蟲

傳，男惑，女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衡，西京賦，妖蠱，艷，大，南都

賦，侍者，蠱，媚，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字，可

霑潤於恩澤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三十一

證或省作蟲人姓也詳希姓錄鳳卿按視手理以上吉凶春
秋之前已有之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為魯夫人之類
是為順辭於前者為諛言曰賜亂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

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嬰嬰城之嬰

策注猶策注猶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定音軌說文姦

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刑形通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

而愈疎遠正人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增施讀曰讒

策注沈州謂欺曰詭吳注詭徒案反或作誕按從與縱通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

府也讀備難救荒也按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

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言主上無術不得索出夫陳善

迂評匿
字句

田利宅者所以厲戰士卒也顯學夫上所陳良田大宅設

脫厲字陳字旧刊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据旧刊補無宅

容身身死田奪上恐而女妹有色有美大臣左右無功者

擇宅而受擇田而食墨子今有平原曠野於此被甲嬰冑將

有寵者並無有寵者並無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

職介冑之戰士而間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

名位安得無危位官夫卑名危位者危字必下之不從法令

有二心務私學及逆世者也戰介之士有時死事故隱者以

不破其群以散其黨或云以當作不增又從而尊之用事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二十三

奸人賴
而富

過矣用事執事也不上之所以立廉耻者屬下也見孔子家語

子語荀今士大夫不羞汗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讀十八

不待次而宦舊刊次作文欠文耳言士大夫為利忍耻而遣

須資格而超拜高女妹宦於權門私相結義彼為先容其兄得不

賞賜所以為重也恩重而戰鬪有功之士

貧賤句而便辟優徒超級增辟讀為變優徒併名號誠信所

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言為近臣所掩蔽也女謁並行並當作比增

行六字句百官主爵遷人群臣各自為私也用事者過矣大

臣官人比周不洽行威利在下言人臣擅為威福也增大臣

令者山璠云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

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准上文巖居密處託伏深慮不出仕者

而尊之以名名位化之以實化貨之也言資之是無功而顯無

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恐脫深慮勉

知詐舊刊有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及者耶舊刊耶凡亂

上及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讀言平常故本言謂所建

也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

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也道由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言不

也也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曲惠小仁聖智成群造

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當作上不禁寒又從而尊之是放下

不聽上不從法也造言見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

富陳深曰一篇之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

勝下也

原注人情感於拂意之事則憤懣之詞不一而足言之重詞之複蓋號呼窮極以求紓其不平之氣而不暇詮次耳如韓子詭使篇不過曰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兩言足矣乃至數千言而又多重複不次不如是不足以發其憤懣耳故文字不在簡省往復為難次而不次為尤難次而不次惟深於又者得之

韓子解詁卷之十七終

韓子解詁卷之十八舊刊有六反第四十六八說第四十七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 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

金澤 市嶋敬之維顯 全錄

六反舊刊有第

原注何孟春云通篇分節雖多是一篇文字主在破世學之論賤虛名貴實行是至妙至奇之文陳深曰一正一反二柱相形至未陳明卿曰秦文善反覆推解而練局未大惟韓文能大賤虛名貴實行總以破學士輕法之論又曰此韓子板文也微

畏歿遠難降北之民也降北也而世尊之曰貴

生之士學道立方同也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六反

原本迂評 蓋何孟 春說不名

兩扇並叙

評林作

評林作
大民是

焦茲曰方類也私學其道而各立其方遊居厚養牟食之民

也楚葉下牟百姓注取也荀子悻々然唯飲食之見注愛欲

賈無所牟大利評林牟食之民飲食之民也漢書富商大

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詐巧以取解事之名偽詐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行刺見史記暴傲之民

也增傲古堯反行險也讀礪同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者評林礪兼也有

兼入之勇力也增餘音斂廉絮也諸本從石山云互作拳毛

詩無拳無勇傳力也圓按齊語拳勇股肱之力注大勇為拳

吳都賦覽將帥之拳勇注與權同讀昔子礪石石有稜者韓

也管子不赦者痼疽之礪石今字通礪零年切音廉石有稜

韓詩邶風北門傳仁道者四礪為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

德仁者有礪仁者注礪者言活賊匿姦當歿之民也原作嘗

刊謂朱家劇孟類當謂其罪當歿趙焦諸本作嘗陳本作常

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任俠也此六臣者世之所譽也評釋

凡曰兩扇並叙只是赴險殉誠殉誠以身殉已誠情也

節之民戰守致歿而世少之也解見卷四曰失計之民也

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讀全法不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

固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財利之所由生也而世少之曰寡

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穀一作慤韻會慤又作慤

厚薄之稱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慤閭重命畏事陳本作

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評作過

總

之問說

三

不實

賊過原本過作過今從舊明上之民也而世難三云子服

少之曰譎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厲伯之類無益之民

六而世譽之如彼上文云及少此云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

毀之如此之謂六反總上文而斷之布衣循私利原陳本私作而譽

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爵祿百姓循私

害譽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害謂故名

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

富彊不可得也決不可得王荆石云貴虛名而不覈實行世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陳本重愛之

誤又云愛字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說山

三

迂評收揚

四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為苦德之故山云德疑痛誤不彈痤

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揚慎曰二喻謂理髮治病必有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原注無法而則

文必有鄰矣鄰間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

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陳明脚曰

豈盡人然乎非子是不擇言也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增之猶其也今按女

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無父

子之澤乎焦竑曰言君臣以義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三

五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出猶言由也相愛謂

仁惠也是求人主之過於於字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

讀不熟論恩之厚薄也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受聽聖人

之治也審於法禁立法制以示之趨立法禁明著則官法并

章云法當作治必於賞罰賞罰不阿曲也則民用官行并子章云民用句

本用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彊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

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

無私因能而任之官使士民明焉明猶信也解此理盡力致

效則功伐可立也而爵祿可致爵祿至舊刊至而富貴之

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

危至效其力盡而不望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

以霸王也此二句總結上而斷舊刊也作矣衍不字有下治

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

不忠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陳明卿曰懷

利以事其君非上臣懷利以責其臣亦非明主也

夫姦必知則備知猶覺能知人之奸偽必誅則止不知則肆

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

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刊

敢作攫攫取也懸金於市懸法而不故明主之治國也衆

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耻廉耻不為人而有

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品彙同十母十倍

六

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萬萬倍父母積愛而

令窮不行吏用威嚴而民聽舊刊品彙嚴愛之策一作亦可

決矣可見愛則令不行不如威嚴而民畏也五蠹布帛尋常

其安利也行身則欲且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

不聽關猶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效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

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言捨恩愛而故母厚愛處子處

善句以厚愛處用嚴也舊刊善作威批點本厚愛句教管句誤用

多敗推愛也原舊注推行也父薄愛教管子多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彊以苦勞舊刊陳本批雖

犯舊刊犯作當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

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天

苦而長利暫勞仁之為道偷樂暫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

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舊刊仁人之相憐也法言能任

恩也學者之言皆曰輕法舊刊品彙作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

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舊刊

惠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非利即害故

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五

同刊今作 令誤 陳明卿曰 秦文美 翟推解而 練為未大 韓文美

治不聞脫
又字

迂評為子
淵說

刑欲重罰
欲必

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孔子曰惡不仁者其為仁
 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不
 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猶無是故決賢不肖愚知
 之今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原注刑寡明
 主之法揆也孟子上無道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
 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晉靡也故曰重
 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陳明卿曰此言刑
 眾非止為一罪人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
 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原注賞寡又勸一國受賞者
 其利甘嗜也悅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眾

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
 以止姦何必於重哉後世在上之人多婦人之仁噫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
 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
 刑者行字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
 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原注刑棄民不以小
 利蒙大罪加品彙同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
 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
 品彙焦茲曰民慕其利之故先聖有諺增諺當曰不躡於山
 而躡於堙山者大故人順之音畧例黃帝巾机銘云予居民
 上搖々恐々不至朝惕々恐々朝不至夕競々慄々日慎一月
 人莫躡于山而躡于堙圓謂太公兵法作黃帝曰兢々業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六

日慎一日又人間訓堯戒曰戰々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呂氏春秋人之情不履於山而履於垤注垤蟻封也蟻封鼻小人也 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

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棄曰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舊刊有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為舊刊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溢美之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又設難民者不可不重刑上不愛民賦歛常重則用不足則當而下恐上恐怨故天下大亂此字以為足其財用而舊刊加愛焉雖輕

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舊刊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厚愛之薄稅然而輕刑民易猶之亂

也不免夫富諸本作家之愛子原注以治貨財足用舊刊

同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言侈泰則親愛之則不忍

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舊刊財

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愛厚當作厚凡人之生也財用足

則墮於用力上治懦舊刊則肆於為非刑不嚴則財用足

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脩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

農曾史亦已明矣舊刊無已字結一句見人心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

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

聃也故桀貴在天子在在位之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

利黨作用

下考子

行之字

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桀未必以

舊刊有天子為足也天子者足之極也貪人猶以為不足

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此正說治適其

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

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

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私恩小利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竊則盲者不知讀謂不可知皆默評林品景作嘿則暗者不知覺而

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盲者無所視暗者不能言也不聽其

言也則無術之者不知不任其身也任職則不肖者不知聽

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

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

則罷健效矣罷士健見可分別也罷弱也效顯也故官職者能士之開俎也任

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

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世主舊刊作庸主

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

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

功然則虛奮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戰國策云說士多奢辭謂過當太言

也舊刊作虛舊增稱先古而無實者矣

八說舊刊有第十七字

原注此篇說立法處甚細密句向精神字々斟酌小心之文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不棄故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
重身謂之君子者枉法曲親曲私也謂之有行棄官寵交
謂之有俠有猶云大也增有俠疑游俠有游古音相近如觀
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按虞卿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旧友魏齊間行去趙即是離世遁上遁世謂
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眾謂之得民盜不棄者
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
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
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敗國
及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
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二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此一句是綱無術以任人無所

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脩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

原注任人而使居勢位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惑恐

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讀言務為其私則君

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脩士者使斷事也脩士者

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惑也以愚人之所憎處治事之

官而為其所然讀言務為其愚心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

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脩則舊刊有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

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原旧注人

山云內儲上聽有門戶則臣壅塞案亡徵用一人為門戶者
可亡也管子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

同列智也字

評林後
行間有
能字

三

上賤得言貴故故智者不得詳欺陳本旧刊作計功而行賞
姦人不敢欺程能而授事也程只察端而觀失察人心之微有過者罪有能
者得得德通故愚者不得任事旧刊無智者不敢欺欺上脱

愚者不敢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增士之明察者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

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揚朱墨翟天下之

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

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旧注立成若木之枯也增說

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為登山焚成又見莊子荀子申徒狄

耕戰之士故人主之所察旧刊脱智士旧刊有盡其辯焉人

四

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陳本遠功

之行索國之富彊不可得也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不能脩孝寡欲

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不能匹夫有私便人主有

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虛而明法

度塞私便而一功勞重人之有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錯

而又貴文學則民之一有師法也疑不信賞功以勸民也

而又尊行脩則民之產利也隋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脩以

貳功索國之富彊不可得也

措笏于戚不適有方鐵鉞原旧注言國軍異器方楯也鉞箭

五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二十

方楯鐵鉞不相稱適也法無四鉗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

纂文曰鐵有鉞施竹頭以禦與為鉞謂魏之武卒日中而

百後漢曹節傳謝塘曰荀子裁兵備所謂魏之武卒日中而

趨百里是鳳卿按趙策狸首射侯行則止而擬度其發必獲

也故侯不當彊努趨發也左傳作鼓騶發發騶矢以射也善者

干城距衝禦難也墨子干城傳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所以

荀子強國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注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

車也詩曰臨衝閑令引韓子而云蓋言可以距石矣臨敵城突壞之渠壅也

尉繚子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谷而守是謂無善之軍圓

案墨子城上之備渠壅藉車行棧行樓又云城上二步一渠

尺又云衝阪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狸者三尺夫長

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

葉五寸弟渠十丈一梯合而考之渠亦一物未詳其制又案

墨子連弩之車左右有鈎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博

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又云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為鐵鈎距

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以待鈎客穴者又費誓孔傳當築攻敵

壘距埋之屬秦族訓守不待渠壅而固攻不待隆衝而拔諸

書所用渠距字義不同未知所從不若埋穴伏藥山璠云尉

齊策舉衝櫓注衝陷陳車正作輶不若埋穴伏藥繚子地窆

而人眾者則築大埋以眩之公羊傳子反乘埋而窺宋城左

傳晏弱攻萊埋之環城附於堞注埋土山也荀子作埋內伏

秦圓案墨子今之世常所以攻者眩鈎衝梯埋水穴突又云

城上為三四井使聰耳者伏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穴而迎

之文云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城又云具

鑪索以牛皮鑪有兩餌以橋起之又云穴內口為竈令如

畫

有桃鈔而推車者推車謂不駕牛馬也原曰注桃音堯屬

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畫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十一

鈔即推輪也。上古摩，屬而耨也。山云：爾雅，屬小者。鈔音遙。莊子：鈔，鐸於是乎始。脩齊策：操鈔，鐸與農夫居隴畝之中。注：屋作鐸。圓案，秦策無把鈔，推耨之勞。注：鈔，芸苗器。吳注：徐案，詩傳：鈔，鈔也。七遙，天字與鈔同。耨亦芸苗器。說文：鈔，鈔也。古田器也。莊子作鐸。汜論訓：古者剡耨而耕，摩，振而耨。注：振，大蛤摩，今利用之。耨，說林訓：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舊注：以屬為推輪，恐誤。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舊刊衍古字。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言賢人之治國，因時立政，有通權之道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立法有難，易有利，害乃其常也。立法

不能盡美，當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攻傷者軍之乘。原曰：注，乘，謂其半也。鳳二，乘當作垂。甲兵折挫，士卒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謂除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原注：摩者，旋而成圓。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益一作易，以音誤。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器固無心。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者，境內之事。

作實

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

不求清潔之吏而勢必知之術也臣之奸者必知則奸無所容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原注不能前知預設也旧注不可為衆之為注非母之愛子愛之至也故曰為先然而弱子有僻行邪行使之隨師

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

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有子者不在於愛也子母之

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

聽治富彊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

患紀綱不紊則民服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兵強而不敢故存國者非仁

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殺而易誅者也慈惠則

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殺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

不忍則罰多宥赦好予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下被

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

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結一句有力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

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無開財之源何以能富今學者之言

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

說明主不受也兩應上喻意最妙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十三

書約而弟子辯

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班固

譏之曰便辭巧說破壞形体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弥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鳳卿曰甚哉腐儒煩說經也法省而民頌簡陳本作說曰刊頌作訟是身所以招秦燔

以聖人之書必著論言明著其論也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

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

也陳明卿曰須知秦之愚者與後世別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

故智慮力勞二字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掌君庖者也則厨人輕君而重

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正樂官長則瞽工

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寵幸

評林重下有於

之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

食於國者也讀託食寄食也管子明法曰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饑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

不宰於君則不可使出言不可制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命

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麋鼠同威萬金

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荀子監門御旅注主門也有土之君

旧刊土誤說人說猶用也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

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

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行理行義也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

陳明卿曰依喻如說家常話此把仗也

凡每章揚一
二字陳深所
加見迂評上
層後人施之
正文冒顯

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專而官大

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選官襲級讀襲級循資格也

官爵受功授有功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

重臣也陳深曰重臣者權臣即前言重人也

八經舊刊有第

篇內多恠句譎字蓋言術也韓子嘗曰術者人主之所執羣臣不得而知也故多微語故謂之經蓋乱世之文也春秋之末戰國之初恐未至如此然御臣之術盡於八篇注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人情好賞惡罰故賞罰可用賞

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

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

則權瀆主上賞罰下共則威分田常為是以明主不懷愛而

聽不留說而計說音悅言明主聽政計事要肅法嚴律不得執者所愛所悅或曰心頭留一人之說為主

又計他人是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聽臣言而不參則奸非真參聽也

之權也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原曰注不

其用人也鬼原曰注如鬼之陰密陳天則不非原曰注既高

之鬼則不困原曰注既陰密誰能困之按困合勢行教嚴通

而不違明主戰民用其死力是於人情為逆然民尚進也事是賞罰必也原曰注雖逆天不敢違此勢之用也

毀譽一行而不議原曰注毀譽一行故賞賢罰暴舉善譽一作

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

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

謂衆人不可議是曰鬼

取有光迂本作因

如惡使民耻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評林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必知之知當作加

右因情旧刊無右字下劬此旧注有一日收智字

力不敵眾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原旧注用君力不敵國也

例二字合在正文冠

故智力敵而羣物勝言智力雖為匹敵一人不勝一國讀言以智力敵其所勝也揣中則私勞不申則有過言用智之弊中皆去声下君盡

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評

收眾人之智也讀智臣之一聽而公會讀一聽即使臣之以智也結君有所結納之

則上脫後四字

悖於前則愚智不兮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

取讀言百事留廢其卒必至君自以一聽則毋墮聲之累

聲言為臣所陷如夜故使之諷諷定而不怒讀諷誦也言使

奏之言也眾皆知此言之出於其也讀諷誦其所是以言陳之由必有美

籍讀言羣下奏言者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

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規

也君人者合符即上會猶不親言不躬親為之而况於力乎

事智猶不親言智之緣事而用者如上文曰而况於懸乎讀

如懸斷之懸事者故非用人也非合不取同同則君怒讀言聽

責其用故專責任其人而不使羣臣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

則下盡讀言用人必使推薦而其推薦得賢則賞不賢則罰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十八 十六

下盡則臣

舊刊有上字

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讀不因君言臣不得

合符節者至逸也猶命也臣况勞乎此為下句喻耳事役也用也所謂有智而不以慮也况懸我智以示臣乎非用人言雷同而稱譽之者是多黨也取多黨者則必為所欺雖怒莫及也

右主道

一曰結智

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

諸本有者字審公私之分別利害之地舊刊評林別作審讀地茲

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增墨子子姓皆從

酒魏其跪起如子姓列子子姓兄弟舊刊作大臣顯賢原主

有可使求馬者乎注種姓也大臣顯賢原主

母君幼稱制后姬倚寵相害子姓則疆度逼兄弟則公子擅求見者世謂之賢賢者顯名而居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原舊

亂輒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疑擬分勢不貳庶適不爭

原舊注不令權籍籍下文之外不失兄弟不侵原舊注權柄

下下不一門大臣不擁原舊注不令一門專制則不禁賞必

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內外也外內外日畏原舊注外

皆畏增四隣大國君所畏者姦借其內日愛所畏之求得所

愛之言聽讀所愛言后姬子弟此亂臣之所因也因緣以外

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暱重祭置諸當作請吏讀外國言州

其所親暱或是餌重祭之利也增戰國之時多借外國之請

以得官者如外國之所請而為吏者其人有罪則特重罰之

戮及親戚妻子如是則人懼而不敢借外交也俱罪官吏有

罪則并為之請竭者罪之則大臣左右不敢責官也祭妻子

也人所愛重囚徵羈旅僑士重祭在外般紀子則祭僂汝左

傳送其祭于晉注妻子也又趙策宮室小而祭不眾注祭金

迂評
失作

幣所藏吳注幣則外不籍矣籍亦爵祿循功請者俱罪所

請謁者皆則內不因矣內臣無所因外不籍內不因則姦

塞矣說文宛姦也外為盜內為宛官襲節而進襲節循以至

大任智也州部卒伍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日質

讀質以親戚曰鎮鎮定其志也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

而必鎮也參伍貴幣固也讀參伍貴幣言或怵權貴而枉法

用也管子明三本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故國父母墳墓所

在固也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

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注人既戀木而賢者止於質讀賢

哀墳墓則其心固也評林固堅其節也而賢者止於質讀賢

拘故曰止貪饗化於鎮遂其欲故曰化於鎮姦邪窮於固

恣不制則下失讀言隱恣不制則小不除則大誅讀言小奸

大誅名實當則徑之讀徑直遂也生害事災傷名則行飲食

也讀姦人有不殺則妨事殺之則妨名者不然而與其讐而

則行酖毒而竊殺之故諱而云飲食也不然而與其讐而

看讀言若不酖之也此謂除陰姦也讀言不當顯戮之姦人從

則使其仇殺之也林附蓄奸邪緊曰詭曰易舊刊作緊曰詭詭曰易讀緊於

者自消也詭殺曰詭易術與仇曰易見功而賞陳本評林誑誤見罪

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

播也出奔曰遊禍其患隣敵多資讀言四隣敵國僂辱之人

近習曰狎賊謂宦者評林左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

罪而不發曰增亂評林以隱忍之心容有其患微幸妄舉之

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踏曰卷禍卷禍猶伏禍也言兩大

亂者猶卷物而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讀言私家隆盛脫易不展也一日不自神曰彈威脫易輕脫也彈彈也單落其患賊夫醜毒之

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讀人主不知之字則有劫殺之事

此下辨防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

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

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孔子曰近之則不遜遠之

置之事以下別段廢置猶黜陟也言臣之用舍專出於我則

國治聽敵國而用舍者反之故明主獨斷論其功罪而使

資藉吾勢以事敵國是制人不制於人之道也此段覆說上

內外一節眩目無主也言臣為君憎則務外交以震眩其君

而其愛者亦事權貴而竊行其姦如毒

藥之由中發也評林此正謂起亂也

右起亂舊刊無右字注一曰亂起揚慎曰指畫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評林參以揆伍以責失讀行參之

其謀而撥之於伍然後行參必折增度行參伍之術以謀多

可有所考以責其失也行參必折黨者以責有夫者折折誤

分散揆伍必怒不折則濟上不怒則相和讀言沮折使不敢

衰瀆上也怒言折之微足以知多寡言及其微而散其黨則

羣下相怒也折之微足以知多寡言及其微而散其黨則

黨多也猶可知也故禁之於始不至怒之前不及其眾起小

不除則大誅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舊刊有也字陳

故誅之在前誅罰而罪同讀言下比周則賞其與眾殊者言會眾端必

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揆謀不測如天如

事物四徵者符也乃可以觀矣可以得人參言以知其誠易

視以改其澤澤手澤之澤習常也讀澤利也變易以示下而

改下所嚮利也易視言詭示威怒也澤恩澤

陳子淵曰
句一術在
不徐類例
難出欲以
得人之情

執見以得非常當作其常言不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莊子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讀近習專職以使之所以使近臣各有所務也遠使遣使遠方則喻以賞罰重大而懼之也增遠使如字言遠舉往以悉其前即臣縣吏之屬喻之令戒懼不黨權臣也

通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讀疏置置置也握明以問所聞言握明詭使以絕贖泄評林用詭譎以使其臣以絕其外泄之志增泄慢也荀子橋泄者人之殃也注泄與

同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嘗試探也內儲上倒言反

人之奸必倒設陳以綱獨為增言設開言路以為我行之法言以逆探之

事者之綱紀也評林設諫以來諫以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

誘避過讀明說明喻禍福也過禍也避刑法也卑適以觀直諫卑已

從人之言以觀進言者或直或詭宣聞以通未見讀言不壅所聞以通隱微

通未見之士鳳卿曰作鬪以散朋黨臣下相忿深一以警衆

先為聲聞警不知者深當作探言探知一人之隱事泄異以易其慮故使奸人

心則眾人懼讀為深刻專一非泄異以易其慮故使奸人

黨者而變似類則合其衆陳過則明其固讀固固知罪辟罪

以止威使奸雄知專權之罪陰使時循以省衷增以時循漸

更以離通比讀言下既知罪而能避罪則不可用威但當陰

其廷臣廷臣約約約謂相要其官屬增索言約束在下之人

人侵犯其上通比也如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吏

舊刊約其辟吏所徵用即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

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讀比下即廷臣官屬軍吏

上即相室廷臣兵士遣使縣吏即中后姬也君與下相比約
結而使其侵犯其上也如是則重人不能壅塞故謂之條達
之道詳林二十六術取臣之道
盡是矣若一泄之則術不行

右立道孫鑛曰此篇搜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其猶是以喜見原注見謂則德償讀多

也按他臣賣怒見則威分故明王之言王當隔塞而不通周

容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原注

難測故曰上道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隣

讀屬上句說言官中縣外如隣謂過賞失過誅讀請謂行則

不察則有過誅增并子章云謂告失不告也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上下交是

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

考泉祖此

名生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
必聞矣

右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字法乎用督責用則邪說當

上當蔽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謂理外十人云疑百

人然乎原注千人不可解也愚者信千人之言啗者言之疑

辨者言之信李攀龍曰亦姦之食上也食猶取資乎衆藉信

乎辨而以類飾其私黨類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登下

也日利養作資讀言人主當怒而徐待他言參有道之主

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因以行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辨

五評作資

穆下文不當
主怒之怒或
曰當作忠

讀欲售一
計故發說
非

不留朝言放在逐辦士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或收守

之誤一曰此說大而誇窮端讀端即會眾端之端窮故姦得

而怒讀言其女既見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

猶報政之報効也當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

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下文云明主之道臣不

廣議以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納

也信已怒則察其所構讀已我也言臣之言使我喜則必所欲

也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微讀言我被臣論或喜

變之後而論之則毀譽之情或公或私皆可得其微也眾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

罪原注雜陳眾說以待避罪故眾之諫也敗君之取也敗政無副

言於上以設將然將當作特讀言以事副其言以設將然之

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言諫言持兩

以諫也兩諫猶不得况眾諫乎必任其一語語一作請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

無道進矣道由廷評行作施

右聽法陳子淵曰此篇臣巧詐以伺君君設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評林法令不立故法之息也上闔也

官之權重由無法也法之息由上闔也上闔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

前言奉威權以行而莫有能抗其前者也無前無過之者也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

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原旧注能任

賢於官原旧注能守官則賞於功言程王喜俱必利讀其言

上 廷評其作

人主喜則薦與所薦俱必不當王怒俱必害臣言不中程則
賞也按并賞舉任之人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公選舉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
俸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讀官與爵別延有司之類
官之重也相及任事者毋重勢無權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
言執政大臣也私使其利必在祿賂無求賄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
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刑不當罪則名不正賞譽
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
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即六反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
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誅一作謀非誹同五蠹
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言功小而不及賞也增有重罰者必

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右類柄

楊升庵曰此篇大意言上明則法行法行則無重人而賞一秉于上民自畏其禁令而法無不行矣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

謂行義仁義也分謂半在臣下慈仁聽則法制毀聽聽治也

觸狼

舊曰你狼諸本作武犯禁而榮於輕君之俗讀儒俠類謂觸狼狹以武犯禁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

今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許林行法令自故下明

愛施而務賕紋之政

原曰注務為貨賕今按當作賕給言臣

救是以法令墮尊私行以貳王威行賕紋以疑法

秦大饑應

死之草著以活民王不聽曰無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王

為不故君輕乎位君失也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言無

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
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讀行義之難及者不以顯焉名不稱也
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誅譽以勸
沮名號賞罰法令法度三隅名号即誹譽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
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言大臣有尊君之行百姓有利上之功

右主威旧刊脱此三字

王世貞云八經每篇逐段為支節意不相屬詞不照應非一片起伏首尾之文也孫武子書亦然一句一義如串八寶織珍碎玉間錯而不斷橫篋會一處若非此八篇則曼也但其用字用句顧崎嶇譎恠不可為後學依據耳原注湯義仍曰篇中直二扇格前扇為無常之國後扇為有道之國前扇則尊主威後扇則抑下

韓子解詁卷之十八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284